第六卷

地理部三

戶口　河道　海運　海防
京有戶口　府州縣冊　後湖冊
防海義民　不滿東南　石人謡
漕運
歳額　秦始飛輓　元海運
我明海運　隆慶漕議　丘濬漕議
倭夷視風
卷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地理部三

戶口　河道　海運　海防

北直隷戶四十一萬八千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南直隷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口九百九十六萬七千湖廣戶五十三萬一千口四百三十三萬三千浙江戶一百二十四萬一千口四百五十二萬五千江西戶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口七百九十二萬五千福建戶五十萬九

千口二百八萬二千河南戶五十八萬九千口五百一十萬六千陝西戶三十六萬二千口三百九十三萬四千山東戶七十七萬口六百七十五萬九千山西戶五十八萬九千口五百八萬四千四川戶一百十六萬四千口二百一十萬四千廣東戶四十八萬三千口一百九十七萬八千廣西戶十八萬六千口一百五萬四千雲南戶十三萬二千口一百四十三萬三千貴州戶四萬五千口二十三萬一千除夷戶外實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戶一千一百一十三萬零四千口五千五百七十八萬零三千事物紺珠

天下府州縣黃冊十年一造以一百一十戶爲里丁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其不任役者帶管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曰畸零 事物紺珠

洪武初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州縣之老人與焉某年太祖忽問曰朕將命工部築室後湖以藏天下黃冊然當作何向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日晒而黃冊無浥爛之虞也太祖喜明召至謂之曰汝爲朕定冊室之向甚當今復浼汝守此冊遂引至後湖埋之

弘治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坐後湖廳事中見一老

人入揖曰吾爲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
爲羣鼠所嚙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
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具牲醪祀之
後至嗣以爲常或曰老人新會人也傳信錄

元世祖時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
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
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
清者嘗爲富家傭殺其主亾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
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伯顔
平宋時遣清等載送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

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壁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䚟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經濟類編

素問曰地不滿東南蓋地西北高東南下江海百川所聚海水周於地之四維其流東極氣盡故歸墟尾閭如沃焦釜北海路最遥至極盡處疑與天浮接也東夷女直爲黑水靺鞨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爲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爲女直

混同江經今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海西夷黑水出漢張掖郡雞山今甘州南至燉煌今肅州過三危界梁雍二州之間程子以爲卽西珥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漢武開滇雋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而知之但今水渟滀不入南海也中原之水惟黃河來最遠攷禹貢註及諸儒說黃河一自于闐國葱嶺一自西吐蕃之崑崙山發源合流二萬一千三百餘里東北與積石河合屬漢金城郡西南羌中而至龍門河渠志一統志皆云出今西番朶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有水從地湧出泓方七八十

里高瞰之若星列俗傳爲星宿海尋匯爲二大澤復瀦
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東北流
經崑崙山之南爲九渡河水淸騎可涉貫山中行西戎
都會爲細黃河水流已濁繞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合
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
經河州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
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冀州凡九千
餘里乃元學士蒲察篤實所窮歷而得之大學衍義補
亦據此當以志爲定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
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疎其流激

震禹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因其西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自南而東至底柱又東經孟津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北分其勢播之爲九河復同聚一處爲逆河蓋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武帝時溢平原徙頓丘又決濮陽瓠子口注鉅野通淮泗元帝時決館陶又決清河靈鳴犢口成帝時决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河

清河信都唐玄宗時决博州溢魏州冀州五代時鄆州
博之楊劉滑之魚池宋太祖時决東平之竹村開封之
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决溫縣滎澤頓丘泛於
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眞宗時决鄆
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
淮仁宗時决開州館陶神宗時决冀州棗强大名州邑
一合南淸河以入淮一合北淸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
流諸郡爲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
州决而入渦河元時决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
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

若今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敝而巳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巳淪入於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爲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蹟尚可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我

朝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口入於淮故道復淤永樂中䟽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淸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爲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荆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䟽爲二流一

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穎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於海正德間决曹縣者再嘉靖間河歲爲兖患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濫溢於金鄉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滑河入淮故道今始復矣雍州之水自西近塞内玉門關至蘭州北東至華陰皆黄河繞帶又有弱渭涇汭漆沮灃諸水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删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餘波入於流沙涇出平涼府岍頭山經西安府邠州涇陽至馮翊陽陵

縣入渭渭出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華陰入河汭出隴州弦蒲藪入涇漆出扶風古漆縣北經同官至耀州南合沮沮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富平縣合漆灃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亦東至咸陽俱合渭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黃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吉蒲汾平之間又有汾衡漳恒衛沁諸水蔡傳以汾出山西太原靜樂縣太岳至平陽府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上黨之沾縣大黽谷名爲清漳一出上黨之長子縣發鳩山名爲濁漳卽衡水恒水出眞定之曲陽縣東入滱水至保定之高陽縣入易水晁氏以西南流至眞定行唐

縣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衡水衛出眞定靈壽縣東至滹
沱河恒水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名洮水入
于黃河在眞定者出衛輝府輝縣滱水出渾源州恒山
南流入眞定之定州至保定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
保定之易州安州至高陽下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
縣南爲尾濟河過直沽入海滋則出大同府之靈丘縣
廻山經眞保之行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滹沱河出
雁門代州東流從眞定至東鹿深州靑縣合輝縣之衛
河俱入海幽幷州之水曰玉河出玉泉山經　大內出
都城注大通河至白河與盧溝河合盧溝河出大同府

桑乾山經太行山入今順天宛平縣界出盧溝橋東南
至看丹口分兩流一至通州入白河一經固安武清縣
至直沽與衛河合分南北入海白河出密雲流入通州
與盧溝河潞河合潞河自塞外丹花嶺分流合螺山鮑
丘諸水爲東西二河俱合流入海沁水發太行山東北
經輝縣合衛河入運河又東南流下徐呂二洪合黃河
入淮豫州之水黃河自山西蒲州平陸入境經河南之
閿鄉靈寶陝澠池新安濟源孟津孟鞏溫汜水武涉河
陰原武滎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
寧歸德諸州縣至南直隸鳳陽亳縣合馬腸河城西北

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槩交錯於祥符尉氏扶溝商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南直隸壽州朱仙鎮之間或溢兗州出沛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洛瀍澗滎波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入於洛洛出陝西冢領山亦經洛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澗出澠池白石山經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濟即沇水出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虢公臺至溫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爲滎東出於陶丘之北又東至於河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波爲洛水別流孟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出河南衛輝府輝縣從大名之內黃濬縣

出與滹沱淇漳諸水合臨清之會通河北流至直沽淮出唐縣東南經桐栢山潛流三十里復東出經汝信東流會沂泗俱入海兗州之水其地最下今曹魚為黃河下流又有濟漯濼雷夏灉沮汶泗淄灉濟出河南濟源漯出濟南之長山縣長北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濼出歷城縣入濟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灉沮二水之別流自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東入於泗泗出兗之泗水縣陪尾山經曲阜至濟寧分流南入徐州北入會通河又出鉅野受涕水下流於睢即沮水汶有三源至泰安州靜封鎮合而為一經寧陽平陰汶上又西至東

平州注於濟經東阿濟寧入會通河淄水出今青州萊
蕪縣原山達臨淄東至壽光濰水出瑯邪郡經高密昌
邑濰縣東北俱入海荆州之水其澤藪曰雲夢跨江南
北八百里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州之
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為沱經敘
瀘重夔入瞿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州荆州至于東陵
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州江西九江府合彭蠡
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通州入海漢出陝西眞
漢中嶓冢山之下始為氏道縣東源漾水東至武都為
漢過武東中州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山入江

經黃州九江合鄱湖諸水同趨入海九江孔氏以爲潯陽非是沅辰漸元敘酉澧資湘九水是爲九江皆合於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入揚子江衡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於海揚州之水北至於淮東南至於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豫章之南贛汀吉合衡永長沙別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瑞洪所聚饒撫信浙之諸水於鄱陽今江西九江府蓋名其入口處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蓋諸方水道所湊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滙而爲震澤又吐納常之宜興江陰鎮之金壇百瀆西來衆水而下溢爲三江吳江界於

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皆自常之靖江蘇之太倉東北入海北爲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淮未通賦沿於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黃池始開蘇之邗溝今爲運河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于江江自揚之儀眞亦開溝以通於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自江淮以達於　京師也二廣古百粤漢交州部廣西之水一曰灕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北分爲二故曰灕又名桂江合癸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臨賀諸水至梧

州為府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趾至古邕州今思明府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江源出雲南廣南府之富州西洋江入廣西田州經象州合柳江至南寧府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為潯江貴州古羅施鬼國其水曰盤江源出西川烏撒府普暢寨東經古夜郎地又為黔中隷牂牁郡今普安州東北下流入安南衛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下合柳江即為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為二入梧州大江即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是也

西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江又名西江至番禺流入於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水一出惠州博羅縣西流者爲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卽梅嶺者爲湞水漢武時楊僕爲樓船將軍擊南越出豫章下湞水卽此至韶之英德爲湞陽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岡南入南雄之樂昌爲武水又南爲湞水合而爲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卽上漢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於海雲南古西南夷僰鳩地其水曰滇池周五百餘里出滇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末狹若倒流者故云滇漢武欲伐滇國於長安穿昆池象滇以習

水戰故亦以爲昆明誤也大理之葉楡河卽西洱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於海其四海之水比海極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流球南至交廣瓊厓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眞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趾云按水曰潤下水之性也五方之水各因其地勢而流通不竭乃爲不失其常至潰決橫流壞鄉邑而溺人民豈獨地道失常亦由人事致然如黃河泛溢而淮徐之民幾爲魚鱉以黃河入海故道壅塞而不通河南水利姜尚書寶欲開大陽三渠宣利新興萬箱等渠

分洛水以溉田開伊陽永寧鳴臯順陽濟民等渠分伊水以溉田伊洛瀍澗流經河南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欲隄障之以溉田皆有利於斯土淮鳳水利張尚書瀚欲度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渠之水開溝渠以受潢潦之水官道之街設大隄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流通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豬蓄之夏潦之際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其有利益於淮鳳者可謂不淺而兩公碩畫竟格不行其何以興萬世之利耶

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迴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

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兗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工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嗒剌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元史

漕運

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

餘兩塩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馬驢騾疋二十萬一千一百事物紺珠

沿革曰秦伐匈奴令天下飛芻輓粟此漕運伊始然總而計之過江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或孟瀆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楊州灣頭鎮省瓜州搬壩之費若江洋畏警暫分掣鎮江儀真通州軍截守漕艎無慮也

海運三道初元伯顏建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經楊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塩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

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
至撑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
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黒水洋至成山過馬島
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至
正十三年千戸殷明畧又開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
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黒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
島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
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事物紀原
元海運自朱暄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伯餘萬石以給
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

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黒印朱加紅富旣將國慮其爲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爲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而國巳不國矣草木子

我明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於轉漕實令軍士習於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頓廢馴至近日倭寇海賊縱横海邊而浙江之寧紹諸郡直隷之蘇松一帶咸被荼毒至於燔城郭刼倉庫緣海衛所官軍脆怯莫之敢攖使海運猶行海道有備當不至此故本朝丘文莊公惓惓海運見也皇明通紀

隆慶時漕舟敝者幾二千而漂沒者又八百艘蓋幾無
漕云於是科臣宋良佐議行海運而山東左布政王宗
沐素好奇計力主海運之策乃遷總督漕運副都御史
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上疏言唐人都秦右據岷凉
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與
元恃其強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
梁南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
元祐享其全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敝我朝都燕北有
居庸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漕粟於海猶憑左
臂從左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梁秦之所不得

望也乃棄之而專藉一線之河非計也從之遂以十二萬石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二十九日抵天津後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言者交擊之乃罷通紀述遺

丘濬曰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千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牐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

我　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運糧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后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　朝廷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濕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牐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栁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于兹矣臣惟運東南粟以

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剏爲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爲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　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爲大禹疏鑿隋煬開畎終爲宋人之用以爲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顯在宋臣不敢知若夫元之爲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爲　我朝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按海

運之法自秦已有知而唐人亦轉東吳秔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史稱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　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始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

為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於國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日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

海防倭夷入寇每隨風之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

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
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
之變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
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
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
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
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而風歘
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
趨遼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
汛向之入寇者薩摩後長門三州之賊居多其次肥則

大隅筑前筑後博多博人善造舟而豐前豐後和泉之
人間亦有之乃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夫廣東列郡者
十分爲三路高雷廉近占城潢剌諸番烟烽希曠中路
東莞東路惠潮皆倭寇不時出沒之地而東路尤爲要
衝若柘林者則又東路控制之咽喉門戶也無柘林是
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南九
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其間
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羣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徹備
門庭皆勍敵矣頃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事雖大定險
終在夷議者欲於羅活嵩據以重兵斷其往來竄伏噫

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福洋烽火門寨設於福寧
州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添水寨
則又以羅江古鎭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
五小埕水寨設于連江所轄閩安鎭北茭蕉山等七巡
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
於莆田所轄冲心蒲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灣港
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浯嶼水
寨設於同安上自圍頭以抵日南下自井尾以抵銅山
太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
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

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哨南來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豈能踰此總計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扈獺窟與化冲心平海龍溪海門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州東北六十里三沙海面後焦宏倡議棄徙松山今必復舊而後可乎浙洋沿海舊設

四總今增爲四叅六總矣四叅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一温一也六總者定海昌觀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内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者四爲嶴者八十有三五谷之饒魚塩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於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内地改隸象山識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松

爲畿輔望郡濵於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往因不能禦之于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滙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穴者必設陸路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路各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於崇

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爲水兵各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二員分駐行治營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海洋而遮掩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乃若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隄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蓼角嘴抵姚家蕩綿延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塲俱在腹裏未爲要害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灣裏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塲也蓼角嘴呂四塲也掘港新閘港也廟灣劉家庄金沙塲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塲爲其出入至近逼揚州也

曰北海所爲其通新閘港且有塩艘聚泊也曰廟灣爲
其爲巨鎮而通大海口也須設三把總以駐之仍用陸
路遊擊一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
入而西可以捍禦揚州矣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於海
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良以山東之民便鞍馬
不便舟楫無過海通番之人爲之嚮道接濟耳所虞者
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且危礁暗沙不可勝數非諳
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
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
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者若白蓬頭槐子口橋

鷄鳴嶼夫人嶼金勞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者當事諸臣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造舟選卒練習故常將來廟堂或修海運以備不虞亦有賴焉獨禦寇乎哉若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爲沙漠花當吉列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爲滄溟其餘氣爲朝鮮國朝設瀋陽遼陽三萬鐵嶺四衛統於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初倭奴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息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巳二百年來邊備如故倭敢遽

犯哉但地方千有餘里馬步官軍九萬員名止藉山海
關一路饋餉我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京師達
於遼陽飛輓不繼何以食之此其患非渺小矣邇者登
萊運米達遼甚便惜未多耳愚謂國初軍屯商中之制
至爲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
當專責之幕師而已夫倭奴狡詐叵測我太祖絕其通
易誠見之遠矣邇來思併朝鮮而有之朝鮮輸誠乞援
朝廷憫焉命將出師捐不貲之費於積祲之後則司閫
外之寄者宜殫智竭忠俾狡焉者畏服遠遁而幾危之
國得安堵如故則皇上之命爲不負而中國之威不遠

播乎聞赴援之初正值沍寒倭奴畏寒如蟄虫一舉而殲之固大快也乃逗留觀望坐失事機聞爲將者以忌功喪師爲主帥者乃主和議而名曰封貢則其辠不小和議罷而忽聞斬獲千餘之捷則功又胡大耶功罪分而國勢輕重係焉則桑土至計不可不亟爲之所 滴露漫錄

劉氏鴻書卷之六

第七卷

地理部四

鹽政　鹽鐵　榷茶　屯政　馬政　徙戎建都

國朝鹽制　元法歲辦　大小鹽例

茶制　屯制　牧馬法

隋唐馬事　國朝馬制　唐擒頡利

歷代所都

卷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地理部四

鹽政　鹽鐵　榷茶　屯政　馬政　徙戎

鹽政考國家之制鹽政也蓋邊政也鹽政修而邊政與之修也鹽政弊而邊政與之弊也國初召商塞下輸粟餉邊給之鹽引一引而粟二斗伍升耳無重糈之費也所司無留行食祿之家毋侵利一切奏請毋私予無傷奪之孔也竈戶給以攤塲草蕩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五

百文有私鬻違禁者死無漬漏之奸也故鹽政修也塞下之地盡墾而爲田坻京露積士飽馬騰無枵腹之憂也邊郡既實内地益充民得甘其食美其衣老死不聞徵發無轉輸之苦也屯堡星聯兵農雲集耕夫得安於力作而胡馬不窺於長城無蹂躪之擾也故邊政修也鹽政之弊也則有存積常股之害與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放支是法以罔利弊也則又有折銀之害與商輸之運司運司輸之度支度支輸之邊内帑苦於供億沃壤化爲蒿萊急目前之羨餘忘百世之長利是法以見小弊也則又有

奏討占窩之害與勲戚權倖夤緣請乞名曰餘塩恣行夾帶但憑城社無敢譏訶是法以私賣弊也則又有增價之害與成化間折銀三錢伍分耳正德間則四錢五分嘉靖間則七錢官有羨征商無溢入是法以重課弊也則又有衙門要索之害與商登籍於戸曹趨而給引於南戸曹又趨而受塩於運司又趨而至於塩之地往來馳逐動經旬歲奸徒憑其翕張墨胥視爲囊槖然且有罰之金贖之鍰関節之苞苴操踰束濕利盡吹毛是法以侵削弊也則又有守支之害與程期累次魚貫積薪沒身無及妻子代支資斧竭於餱糧錢神疲於公府

是法以留難弊也更此數弊商困極矣乃竈之病也則又有總催之害與攤場草蕩半爲并兼賑濟官銀全被乾沒分產凋零傭奴服役是法以豪強弊也則又有賠累之害與鹽一入官雨水消鎔督償日急鞭朴無聊流亡轉徙乞貸爲生是法以操切弊也嗟夫管仲佐霸吳濞竊雄弘羊心計劉晏轉輸鹽之爲利從來久矣國初經制遠邁前籌乃在今日潰决萬端商竈兩病頃邊事又告急矣膏脂既竭輸輓日艱督餉文移填委於司農之府當事咄咄計無復之茲非所謂鹽政弊而邊政俱弊之明驗歟窒鏬導流以濟緩急則其說可稽已減額

課也省掊配也早掣支也絕請乞也清場蕩也給工本
也寬私禁也乃其要在處置餘塩也餘塩溢而私販多
矣私販多而正課阻矣正課阻而國用虧矣縱之則病
商操之則病竈操縱兩失其宜則亡命之輩潜山泛海
之徒得陰持其柄以爲市今淮陽之間高牙大檣横行
出沒關吏不敢譏而有司不得詰者皆私販之奸人也
無事則竊利權有事則爲亂階是寧可不杜其源而防
其漸哉故先臣丘濬欲行給牢盆法而霍韜欲復國初
鈔法凡皆以收餘鹽之利而塞扞網之端操是說而推
廣之要以存竭澤之虞寧稍通融於商竈嚴呑舟之禁

毋輕假借於奸徒使利行若流商至如歸無倍征有溢賦不亦今日資鹽策便國家之長計哉若夫搆求立法之本意修明已試之舊竟復飛輓廣屯田塞下餘紅腐之饒度支省轉餉之苦鹽政邊政兩利而俱存則有二祖之功今在又何論于區區補偏救弊之勞也 四夷考

元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治差鹽亭戶丁煮鹽至十月結場住煮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場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泒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胥並緣爲奸民甚苦之噭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復令富商

收市嘗攷歷世塩法在夏禹時惟止入貢至齊管仲始煑塩以富國及漢武始立榷法爲牢盆之制自是歷代皆踵行之計其利於軍國之費畧於其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無瘳大抵率由養兵多而資費廣故不能革也

經濟類編歲辦塩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五百二十五引又塩價并引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事物紺珠大小引目二百二十餘萬觧太倉銀百萬有奇各鎮銀三十萬餘淮塩居天下之半浙次之　祖宗立法最善歷朝畧更盡失初意如常股存積空有其名餘塩割沒培增其數甚至設工本以防正額通河塩以亂一單二敝滋甚近年

議革塩法始通若額數漸加規條漸密則因時變通洪
武元年定兩淮歲辦塩數每引重四百斤官給工本米
一石後改行小引每引重二百斤○嘉靖四十年題准
淮南塩十八單淮北六單委官盡行改綑秤掣每引五
百五十斤若多五斤以下照常割沒五斤之上照夾帶
問擬洪武元年定浙塩引斤小引俱與淮塩同○兩浙
塩場三十五處長蘆塩場二十四處山東十九處福建
七處○河東鮮塩東西中三塩分司○陝西塩井三處
廣東塩場十四處海北塩場十五處四川塩井六十四
處計上中下三等雲南塩井提舉四司塩井十五處兩

淮鹽課二百萬可當漕運米值全數次浙次長蘆次福
次河東總其數與淮相當福場無廵御以行無遠地河
東場無場官以出有所專也廣場兼之故廵運俱無各
場鹽皆費人力煎煮惟河東鹽以風而成即周官不假
煉治之鹽國初鈔法通行每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
五百文竈丁獲利甚厚故販私鹽者處絞夫鹽政固邊
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
葢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甞不孜孜邊計也
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置轉
運提舉爲醝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

閩粤蜀滇與夫塩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塩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市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為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圉强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塩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塩劵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滷地給草塲額塩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塩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

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跡絶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賣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動戚恩賜或權倖請托旨下以餘塩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

盡名曰零塩有剩堆積名曰所塩一以供權要之報中
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自守支始也次同
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
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揚蕩歸其
兼并塩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
蕩然丐貸爲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塩之滯也自
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
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貸不貲是以塩價湧貴而
人爭趨私塩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乃私塩之行也自不
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積收餘塩餘塩積

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塩者殺貨私塩者殺將
能行乎行之而必梗卽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
之而不必欲餘塩之利不爲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
江淮間塩徒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飛鳥止則狼居
殺傷官兵近今見告以令四方綱紀廢弛徼察有加焉
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横擊吾何
以行之故塩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
稷也嗟乎利弊之懸炯若觀火祖宗之法較若畫一藉
令在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于區區塩政哉欲講
弭之之術無他開餘塩之利弛私塩之禁而已開餘塩

之利或如御史李祐所議每正塩一引帶餘塩二引或如詹事霍韜所議每正塩一引帶餘塩三引或令商人於緣邊報中或令商人於塩場買補此則公私兼利商竈兩便私塩不待禁而自無矣且每正塩一引帶餘塩二引三引是國家額外獲二三倍之利而竈丁亦得收二三倍之息也此外再有遺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追是盡變私塩為官塩亦可盡變塩徒為良民矣古今理塩稱最無如劉晏其言曰任其所之詳味四字誰與禁哉說者又謂閒曾開納本色各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商人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

爲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强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使果有實心爲國者開餘鹽而弛鹽禁減斗頭以納本色其有益於鹽政也豈淺鮮哉 滴露漫錄

齊管子曰海上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例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

加二强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
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
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
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
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
則必囂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
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
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
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
無有金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

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
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背勝事無不
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山
海假之名有海之國售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
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
之數也又曰齊其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水為鹽正
而積之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
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
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此則作長十倍以令糶之
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

鹽獨甚桓公乃使糴之得成金萬斤文獻通考
茶之為物西戎土蕃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
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葉而關係
國家大經夫蜀茶自唐王播始榷稅以利國宋初則買
茶於秦鳳熈河等博馬又買茶場於成都買茶貿易取
息以為熈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
二務一則在成都買川馬一則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
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川
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頗獲其利至成化中議者
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

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
是以川馬雖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近年以來法弛
令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漏於關隘而
茶船遍於江河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邇者直指
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茶可以
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以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
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受於商賈不
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爲今之計莫要於嚴
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
坐制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

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據復而使之輸青稞以復役不亦可乎且夷輸於我義也我賞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夷亦以爲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滴露漫錄

屯政者自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行於九邊自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始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并城操之軍其區畫何甚詳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至欲廣屯於遼陽

而遣人徵牛於朝鮮且今各荒屯曠土能自開墾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谷獨多下璽書褒諭其激揚何甚至也列聖相承遵而不廢宣德中屯法大行頻歲豐登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貿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而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屯堡七百餘所其收利何甚博也蓋國家所以强本實邊禦虜安民酌成周寓農之規鑒近代養兵之弊管仲讓其籌晁錯屈其筭而趙充國諸葛亮羊祜郭元振韓重華諸人遜其功效法

至善也其後奉行不善屯種軍餘苦於賠補相繼逃亡田畝日荒而邊輸遂困惟時心計之士碩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修復爲國家建無疆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累淸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蓋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甚也嘗考求其廢敝之由可爲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

一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優恤甚至且不許多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田補伍於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為振舉者一也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視其歲收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區而移磽瘠於軍士低昂寬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此可為振舉者二也祖宗時武備修飭各邊多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為備故人皆自完而不虞虜其後邊險稍失城堡多湮胡騎縱橫出沒擾我禾稼即欲力耕厚積徒為虜外府耳此可為振舉者三也

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婾窳管屯之官覈竅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爲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督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踵弊襲偷恬不知怪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爲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原則又有大於是者葢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賈人子以積粟爲利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畚鍤盛於戈矛墩堡窖於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興於斯爲盛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粟商既散歸屯亦大廢不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

政難復本本原原其說當矣顧愚以爲守法易復法難
法在而復之易法亾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
一旦督粟於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之怨先與
也兼之經國軍費半倚商緡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衿
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克而司農之計先窘所謂可以
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邊重鎮國家根
本強胡䠯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竭天下之脂
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歎是不亦可爲寒心哉
今鹽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
臣督以修舉令沿邊之人隨宜占墾毋問所從來但使

荒蕪日闢穀價不騰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俟人心樂趨邊境稍戢然後廣徵吏士搜理舊章需之歲月遠收其利此皆今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夫欲內省民力外裕邊儲積豐於垣士饜於伍不煩輸輓之勞無乏軍興之備以撻虜制戎伸威固國非屯政曷繇哉 四夷考

牧養之法有養之於官者有藏之於民者如丘甸歲取馬一疋之類皆是藏之於民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召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是養之於官者漢家所謂三十六苑之馬亦官司所養之馬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

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則其制尚存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閑廐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甞給馬而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馬衆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兵法漸壞府兵貧不能以買馬然後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隳如此 周禮

馬政隋末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明皇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

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内外閑廄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别爲羣望之如雲錦 經濟類編

馬政國朝頒養種馬南北直隷河南山東兩太僕寺總其事而御史稽察印烙之北數七萬南數三萬每歲五馬共俵解馬一匹赴京上納給各軍喂養後又寄順天所屬州縣謂之寄養馬匹山西陝西又設苑監養於官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陝西又有茶馬洮河西寧等衛番族給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給與茶一百萬斤取之四川保寧等

府三年一次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修整茶馬奏金牌
之制久廢無從稽考止給茶易馬似互市云成化二年
南直隸地方奏稱地不產馬暫收折色或三十兩或二
十四兩自是比照日漸加增解銀儲北太僕寺發各邊
買馬給各邊借支別用隆慶中李興化當國憫桑梓領
養種馬之艱因他奏通行革去一半滁州尚書胡莊肅
公云廟灣之戰全賴種馬即多矮小羸瘦倉卒中十猶
可以擇二三應用其他亦可爲負載糗糧之具祖制軍
機未可輕議革也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事資在馬馬
政講畫自成周盛時已然矣聖祖平定之後歸馬華山

以示不服而尤以馬政爲重首設牧臣擇牧地頒牧政其孳養民間者名之曰種馬而解俵之馬緣是而征蓋無事則爲種馬而養之於民有事則爲戎馬而驅之以戰豈非欲阡陌成羣江淮中原盡丘乘耶此其斷自宸衷藏賦于民之意遠矣自後怠緩相仍災傷沓至奉行者漸失初規領馬者深爲民患成化二十三年鎭江知府熊佑奏革種馬矣尚書余子俊執奏止之正德八年都御史趙璜奏革種馬矣尚書何鑑執奏止之嘉靖三十八年都御史翁大立奏革種馬矣御史羅復執奏止之彼豈不知馬之病民民之當恤哉良以祖制軍機未

敢擅便故二百年來雖節經言者論列要不過止於隨
時損益救敝補偏而已未敢遽議革也近日紛紛奏擾
始於通州鄉官御史爲本州奏免壞祖宗軍武之制起
士民僥倖之心以至緣通州而得請者有數處焉而今
之比例陳乞淵淵而尚未休也考其奏中情節大約雷
同不過曰地不宜馬也不過曰江南寄養也不過曰種
馬雖革備用猶存也又不過曰原無免征田畝即不係
額設種馬也細思之均屬欺誑紹興中張俊都督江淮
諸軍於淮開市市馬後順昌藕塘城郾朱仙之捷多以
奇兵取勝使是地而果不產馬與則張俊不宜於此開

市矣使是地産馬而果不適用與則張韓劉岳諸將不宜以此取勝矣巫臣教乘車以屈楚謝玄用步騎以摧秦豈借諸他國而用之耶宋臣余靖有言曰養馬在人不在地臣亦云然也而可委於地之不宜乎此其欺誑者一也朦朧而曰宣德年間歲月之久近莫稽一槩而稱虎患寄養始末之文移無據或云來自高淳六安也而二處之種馬猶故也或云來自溧陽溧水也而二縣之種馬尚存也據錢嶫諸臣之奏動稱江北之馬來自江南再考都御史翁大立之奏又稱江南之馬來自江北可見皆無所據特欲藉此以倖脫種馬之計耳而可

委之寄養乎此其欺誑者二也備用之出原於種馬猶
之有田而後有租有身而後有庸也今革種馬而獨科
備用是猶無田而取其租無身而取其庸也上為無藝
之征下出無名之賦况今日以無免征而乞免種馬又
安知他日不以無種馬而乞免備用乎故免種馬者即
免備用之張本也作法於貪敝將安救此其欺誑者三
也至於所稱原無免征田畝即不係額設種馬尤為欺
誑之甚查得洪武二十八年定民牧則例江南一十戶
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內丁多之家兌馬
頭永樂十五年又定養馬則例江北五丁養馬一匹江

南十丁養馬一匹則國初養馬純以丁論也弘治二年壽州民徐晷呈稱鄉都隱下田糧未報請清出養馬隨該本州同知董豫具奏因而旁及他府州縣有隙地者一併清出其無隙地者原未嘗清也三年兵部主事湯冕之奏又因董豫之意而推廣之彼時始有免征田畝名色出焉而民之領種馬者已百有餘年矣夫種馬之額在洪武初已定而免征之制係弘治以後隨時建白則種馬之有無通未可以免征之有無而爲據也况論丁論田其名不同而實則一蓋論田者免其糧而獨當馬差論丁者復其役而獨當馬差此國家見行事例也

均之以一州一縣之土地人民供一州縣之差徭賦役
而所謂免征者初未嘗借地於他郡別邑而有所助益
於其間卽今之無免征而領種馬者豈獨數處爲然哉
應天寧太廣德鎭江査無免征設緣前例而乞奏則江
南江北皆赤子也革於江北而不革於江南則小民得
以爲辭將舉江南數郡而盡革之乎山東河南一無免
征設緣前例而乞奏則畿府外郡皆赤子也革於畿府
而不革於外郡則小民得以爲辭將舉河南山東而盡
革之乎若然則爲國家養馬者北不過順眞永保南不
過廬鳳而已設昌平鳳陽臨淮諸處又比泗洲陵寢之

制乞免則祖宗馬政必至盡廢而後已此豈可行乎此
其欺誑者四也況太平日久中原土地民皆墾爲世業
縱有山巖川坂不可耕種之土亦百一耳安得閒田可
以置監牧耶果爾則其害又甚矣然則如之何而後可
曰馬之病民也非馬也乃緣馬以爲奸者病之也有官
吏科擾之害有里甲侵漁之害有編審之害有二役之
害有輪養之害有點視之害有交兊之害有印烙之害
信有如王道氏云云矣然皆非法之所本有也賢監司
良守牧悉心而稽察之此弊不可除乎乃若寄養畿府
誠爲額外顧覇州文安永清安和等處勳戚庄田無慮

數十萬頃此皆占種馬畝子粒也得執法重臣悉心查
復法關陝監苑之制而官牧之乃不能耶 滴露漫錄
昔唐太宗擒頡利走薛延陀西域來降者十餘萬詔議
處置之道羣臣請悉藉降口納兗豫閑處使習耕織百
萬之虜可化爲齊人中書令温彥傳請如漢武時置降
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魏徵曰突厥鳥獸野
心非我族類今其來降不忍誅滅當遣還河北夫秦漢
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直不欲使近中國也
奈何以河南居之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
部侍郎李百藥皆言宜處之河北樹立酋長俾統部落

視地多寡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抗衡中國長駕遠馭之道也帝卒從彥博說分處於豐勝靈夏朔代之間夫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奉枝葉木豈得滋榮哉三復唐臣諸議納之兗豫者患而不弘委之河南者從而遺患魏徵遣還河北師古國小權分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國朝降達處之閩廣者即唐諸臣之謀處之保安恒冀者即唐彥博之謀迄今養育二百年餘其居處飲食尚未變其故習每有南冠楚囚之意焉徃聞庚戌虜變飄飄然有夌風之想矣顧劉淵石勒非向洛陽待子乎定保恒冀去京都幾何亦大逼矣經世者能

無江統慮哉　滴露漫錄

伏羲都陳神農亦都陳(今陳州)又營曲阜(今兗州)黃帝都涿鹿(今幽州)或云有熊(今鄭州)少昊都窮桑(在魯北曲阜)顓頊都高陽(在周爲衛地今濮陽縣)帝嚳都亳一曰都高辛(今偃師)堯始封於唐後徙晉陽卽帝位都平陽(唐今定州晉陽今太原府平陽今晉州)舜都蒲阪(今蒲州)禹本封於夏爲夏伯及舜禪都平陽或在安邑(在蒲州)案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堯舜至禹及太康皆在冀州界少康中興而復還舊都湯都亳殷都有三亳(穀熟爲南亳卽湯都蒙爲北亳卽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爲西亳則盤庚所徙)至仲丁遷囂或曰敖(今河南之敖倉)亶甲徙相(今相州)祖乙

居耿（在河東）及盤庚五遷復南都亳之殷地則西亳也周
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今京兆之界）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處
西方土貢不均乃營洛邑（今東都）成王即洛邑建明堂朝
諸侯復還豐鎬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居洛
邑及敬王時又遷成周（今洛陽故都城是也）秦非子始封於秦（今在
隴西）孝公徙咸陽漢都長安東觀漢記曰光武中興都洛
陽又於南陽置南都三國時魏畧云魏以長安譙許昌
鄴洛陽爲五都吳志云吳都鄂後遷建鄴蜀志云蜀都
成都晉書晉都洛陽至永嘉南居建康宋齊梁陳並居
建康梁元帝及後梁蕭詧又別居江陵晉亂有十六國

各建都邑隋都長安煬帝遷洛陽唐都長安昭徙洛陽遼金都北平今順天府宋都汴梁後徙杭開廣今開封杭州福州廣州元大都即順天大明都應天順天

劉氏鴻書卷之七